

攷古的歷史 (一) 繫洋客

八月十五日那天，香港有學界多人，其中並有攷古家，到新界的南丫島旅行，順道做點攷古工作，發掘古物，作為研究香港史前文化的資料，這是一門研究，在許久以前，香港就有若干學者工作過了，而且所得也相當可觀。

在香港所統轄的島嶼上，過去曾經發現過石，銅，陶，玉等古物；石器有斧，鑿，刀，鏃之類，可能因為當時取材困難，士人把石頭磨成獵取魚獸的工具，縱然不是所謂『石器時代』的東西，也會是三代以前遺留下來的古物了；至於銅器，有劍，匕，斧，鏃這些，多數鑲有繡文，是周秦時代的東西；陶器有缸，罍，碗，鉢，有綠書年號，是西漢時代的東西，其中還有唐宋之間的玉器和制錢，證明四五千年以前已經有了居民，漢代已有兵駐守，唐宋之間，有許多船舶要經過這裡，其中遇風沉沒的就會遺留這些東西下來。這樣，攷古家就著眼於這些東西之發掘了。

關於香港史前文化的探究，是近人的一種熱心，他們有許多不同的國籍，有中國，有日本，有葡萄牙，有荷蘭，有英吉利，有瑞典。

他們探究的手段，大概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從文獻方面着手，另一種是從發掘方面着手。從文獻上探究的，利用一切現存文獻，凡跟香港發生過關係的國家，其文獻都會多少有點關於這一方面的記載，摘取出來，加以比較，對照，會有相當收穫；從發掘上探究的，利用現代進步的發掘方法，在香港九龍新界各方面，搜尋遺物，以攷古學者的經驗和學識來推斷，攷證，會達到

攷古的歷史 (二) 繫洋客

八月十五日那天，香港有學界多人，其中並有攷古家，到新界的南丫島旅行，順道做點攷古工作，發掘古物，作為研究香港史前文化的資料，這是一門研究，在許久以前，香港就有若干學者工作過了，而且所得也相當可觀。

在香港所統轄的島嶼上，過去曾經發現過石，銅，陶，玉等古物；石器有斧，鑿，刀，鏃之類，可能因為當時取材困難，士人把石頭磨成獵取魚獸的工具，縱然不是所謂『石器時代』的東西，也會是三代以前遺留下來的古物了；至於銅器，有劍，匕，斧，鏃這些，多數鑲有繡文，是周秦時代的東西；陶器有缸，罍，碗，鉢，有綠書年號，是西漢時代的東西，其中還有唐宋之間的玉器和制錢，證明四五千年以前已經有了居民，漢代已有兵駐守，唐宋之間，有許多船舶要經過這裡，其中遇風沉沒的就會遺留這些東西下來。這樣，攷古家就著眼於這些東西之發掘了。

關於香港史前文化的探究，是近人的一種熱心，他們有許多不同的國籍，有中國，有日本，有葡萄牙，有荷蘭，有英吉利，有瑞典。

他們探究的手段，大概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從文獻方面着手，另一種是從發掘方面着手。從文獻上探究的，利用一切現存文獻，凡跟香港發生過關係的國家，其文獻都會多少有點關於這一方面的記載，摘取出來，加以比較，對照，會有相當收穫；從發掘上探究的，利用現代進步的發掘方法，在香港九龍新界各方面，搜尋遺物，以攷古學者的經驗和學識來推斷，攷證，會達到

致古的歷史 (三) 繫洋客

一個是謝爾民。他是香港大學解剖學教授，聽見李利發掘成績相當好，立即加入了他的發掘工作，一直跟他合作了兩個年頭，他們一到有空的時候，就到新界各處的海岸，及其周圍的島嶼，從事發掘，獲得相當豐富的研究資料。

一個是嘉蘭佛利氏。民國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左右，荷蘭有個著名的史前研究學者加爾佛利，對於李利和謝爾民的工作，也打動了平生興趣，親自跑來香港，加入他們那個致古集團，共同工作。

一個是芬神甫。民國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香港大學地理學講師芬神甫，也起來加入致古工作，也曾僱用帆船到南丫島海岸的沙灘，掘到不少石器銅器，陶器及其他用具，因為礙不謹慎，毀壞了許多。

當時香港政府對於芬神甫的工作，曾幫助過經費（一千元）芬神甫父死後，更把他們發掘過的地點加以封閉，等待專家研究。芬神甫曾把研究經過寫成報告，分刊在「香港自然科學家」雜誌（一九三二），一九三三，一九三四，一九三五，一九三六）發表，可惜還未寫完他便去世了。

一個是史高發氏。他是繼續芬神甫未竟之志而從事南丫島之發掘工作的。民國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左右，他以爲南丫島的古物已經發掘清楚，特地轉向香港島附近其他各島嶼調查，結果，在大嶼山掘獲許多極爲完整，不容易獲得的史前遺物，並且，發掘地點的地層極爲完整，使致古家容易分別史前各時代的文化。他的論文，曾在新加坡史學會宣讀過。

致古的歷史 (四) 繫洋客

一個是安得遜氏，他是一個瑞典致古家，而且是地理學家，因了史高發有過驚人的發現，特地從瑞典東來，進行研究，這是民國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左右的事。

此外，還有貝爾福和陳公哲二氏，都從事發掘工作，貝爾福的工作不知其詳，陳公哲曾自費到南丫島掘出若干石器銅器及陶器。至於當時各考古家的意見，也頗有一述的價值：加爾佛利氏以爲：「已被掘獲的古物，還不能夠拿來斷定香港史前時期中某一時代的文化，因爲古物往往雜在一處，比方：某地掘獲了古陶器，同時，在它的旁邊，又發現比它至少早一千五百年的石器，現在所得到的只是一種雜揉的古代文化證據而已。所以必須找到香港或九龍方面不受風浪打擊等處層層又不曾剝蝕的地方，從事發掘，或者可以察知各不同地層所曾產生的文化。」

又據許地山氏說：「在香港附近發現的遺跡遺物，以蒲寮洲（南丫）爲最多，其後大嶼山也發現不少，……其他九龍及沿岸沙灘和新界山地也時有石器，陶器乃至銅器被發現過。那些古物底體制頗似周漢兩代的，可是不能斷定必是那時代漢民族底遺物。因爲被發現底古物多在距離地方不深的沙層中得着，無從測算地層年代。其次，是被發掘的地點不是葬所，人骨底發現幾乎沒有，縱然有，也不能證明它與那些古物的關係。在未被發掘底土層或古墓中遺骨與遺物底位置就可以斷定彼此底關係，但在發掘底土層中，是斷不能斷定其底關係，但在發掘底土層中，是斷不能斷定其底關係。」

攷古的歷史(五) 繫洋客

許地山氏又說：「在各種遺物中，有些顯然是中國的，但這是不能斷定此地，在周漢時已經有了漢族的殖民。因爲人不來，物品儘可以在千百年後被帶來。從陶器底花紋看，它們與中原所發現底有些不同，却與亞洲南部所發現底同一系統。這系統沿浙江，福建，廣東，安南底海岸，一直到南洋諸島上。如假定它是百越民族文化，與中原漢族文化區別，就清朗得多。史高斐說他曾發現葬地，遺骨與遺物同在一起，有些沒有骷髏底骨架，頭部用蚌殼來替代，也許是陣亡底兵士，頭顱在戰場上已被割掉，埋葬時，用它來做假頭吧。」上面這二三問題，都是不曾解決的，許氏特地把它提出。

上面所講那一班從事發掘工作的學者，其着眼之點，雖然是在幾千幾萬年之前的史前期，而不是「香港史前」這麼單簡，可是，我們的攷古學者，如果把他們發掘所得，以香港前史爲目的而探究，恐怕對香港前史也未嘗無補。由七八七最近去南丫島旅行順道發掘古物的一班學界，據說發掘的結果也獲得兩個「石斧」，另外獲得許多「新石器時代」的陶器碎片，從這些東西的情形觀察，懷疑東方的文化來源有三條，即黃河流域，渤海沿岸，南方沿岸。因爲從陶器的花紋觀察，黃河流域出土的都是彩色陶，渤海沿岸的都是黑色陶，南方沿岸的是花紋陶，若果發掘下去，可能找出南方沿岸也是古代文化的一條支流，以修正「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文化唯一來源」這一說了。他們希望能夠請得中英文化協會和香港大學來主持這大規模的發掘。(完)